



同文馆·哲学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

[英] 米兰达·弗里克 (Miranda Fricker) 詹妮弗·霍恩斯比 (Jennifer Hornsby) 编
肖巍 宋建丽 马晓燕 译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英〕米兰达·弗里克 (Miranda Fricker)

詹妮弗·霍恩斯比 (Jennifer Hornsby) 编

肖巍 宋建丽 马晓燕 译

Q13.68

F5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4-24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英)米兰达·弗里克(Fricker, M.), 詹妮弗·霍恩斯比(Hornsby, J.)编; 肖巍, 宋建丽, 马晓燕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同文馆·哲学)

ISBN 978-7-301-16332-0

I. 女… II. ①米…②詹…③肖…④宋…⑤马… III.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 IV. C913.6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812 号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first edition (ISBN 052162469X) by Miranda Fricker, Jennifer Hornsby,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书 名: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

著作责任者: [英]米兰达·弗里克 詹妮弗·霍恩斯比 编

肖 巍 宋建丽 马晓燕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32-0/B·08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300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内容简介

本书均由处于女性主义学术前沿的哲学家完成，所涉及的哲学史范围由形而上学到科学哲学，这些内容不仅涵盖了哲学课程中所普遍讲授的核心主题领域，还概括了相关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也做出了贡献。他们一道证明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内在于哲学探索中的激进精神所具有的知识价值。对任何关注女性主义对其专业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本书都是一本必读书。

译 序

女性与哲学：倾听不同的故事

女性与哲学似乎永远都是一个难解的命题，因为这里面包括对于许多问题的思索：哲学如何论述女性？女性/女性主义如何论述哲学？女性是否可以在哲学领域安身立命？妇女哲学存在吗？女性对于哲学的历史贡献如何？什么是女性主义哲学？如果女性/女性主义进入哲学领域，哲学和世界将会怎样？哲学有性别吗？哲学将如何揭示性别的命运？而在当代哲学世界里，倾听不同的声音成为寻求这些以及更多问题答案的重要途径。

然而，或许人类社会最为困难的行为之一是倾听不同的、尤其是受压迫者的声音，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声音是微弱的、含糊的，常常被颤抖地发出，因而很容易被忽视，也因为倾听本身是一种道德行为，需要听者有耐心、有美德允许讲者表达出自己“纯粹的存在”。众所周知，在两千余年的哲学史上，女性是群体性沉默的、失语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女性都是哲学哑女，作为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存在，女性无时无刻不在以独特的话语和生命的体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并试图在这种讲述中建构自身的主体地位。即便没有人记载她们的故事，也不等于她们没有故事，或者不曾存在过，贡献过。

如果说古希腊罗马哲学留给现代社会的“主要学术遗产是其真理价值的观念以及人类发现真理的理性能力”，那么自哲学伊始，女性便由于理性能力的“欠缺”或者“低下”一生与哲学无缘。但根据女性主义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的考察，这种“理性”能力并不是人们马上可以想到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官能，而是由男性哲学家给出的一个哲学范畴，或者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被性别化了的“理性”，而且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就一直

2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

延续着一种把男性归属于形式/灵魂,把女性归属为物质/肉体,强调“理性的男人”和“感性的女人”,并认为前者永远优于后者,因而可以理所当然地支配后者的传统。男性哲学家也正是通过这种“理性”建构了体现出主从关系和二元对立的性别世界,并由此让女性相信自己天生的哲学劣势。在女性主义哲学中,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性别本质论”,它相信男女两性都具有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不可改变的本质属性,例如认为女性的本质属性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感性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怀的和有教养的,而男性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攻击性的或者自私的,而且这些本质属性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限定。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马乔里·米勒对此曾提出四点批评:1.本质的本性推定出一种无法维持的普遍性;2.本质的本性是无时间性的,与变化不相容的;3.本质的本性是极为局限的——它预见性地界定了一个人可能是什么,能够做什么;4.本质的本性设定了某种目的论——事物注定是什么。^①

既然“性别本质论”是错误的,女性也并非生来“欠缺”理性能力,被男性哲学家性别化的“理性”并不能构成女性与哲学无缘的理由,那么人们就应当倾听女性/女性主义的哲学故事,换一种眼光看待女性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女性对于哲学的贡献。事实上,即便在男性哲学家试图切断女性与哲学联系的历史进程中,女性也一直在默默地对哲学做出贡献。经过大量的挖掘和梳理工作,目前女性主义哲学领域已问世一批重要的成果证明女性对于哲学的历史贡献,例如琼·格里姆肖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哲学传统的妇女视角》(1986年)、玛丽·艾伦·韦特四卷本的《妇女哲学家史》(1987年),^②南希·霍兰德的《妇女哲学是哲学吗?》(1990年),以及凯瑟琳·维拉纽瓦·加德纳的《重新发现妇女哲学家——哲学风格与哲学边界》(2000年)等。美国纽约圣玛丽山大学退休女教授凯特·林德

① 马乔里·米勒:《女性主义、认同和哲学的重建》,载于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② 玛丽·艾伦·韦特曾得出结论说:“大约一百名,或者更多的妇女哲学家的成就一直被标准的哲学参考书和哲学史所忽略。”(Mary Ellen Waithe ed., *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 Volume 1, *Ancient Women Philosophers*, 600B. C — 500A. 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p. X.)

曼也建立了一个妇女哲学网站,专门收集介绍妇女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

20世纪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哲学迎来了女性从事哲学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哲学发展前所未有的盛世。2009年12月14—15日,联合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了“妇女哲学国际网络第一次会议”。来自各国的数十名妇女哲学家一起讨论网络的组织结构、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与会者也一道讨论了这样几个题目:“男性哲学家如何看待女性哲学家?”“谁是女性,谁是男性,如何在不强加任何标准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确定?”“女性与哲学:联结的含义何在?”“当妇女哲学家提出正确的问题时?”与会者的发言热情洋溢,在冬日的巴黎拂起一股灵动的春意。在全球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中,这次会议的意义或许在于:当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已经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并有了长足的进展,需要以更深层的反思来面对生存与发展的机遇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哲学。事实上,在任何其他学科里,每当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处于纠缠不休,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时,多半是磕绊在哲学上,要求人们既要探讨更为基础、更为深入的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也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超越性的思考。这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所见:“一个人必须质疑和困扰的实际上是哲学话语,因为它为所有其他话语制定了规则,因为它构成话语的话语。”^①

在众多的哲学探索中,使女性主义哲学独树一帜的东西或许在于它的三个核心主张:其一,女性主义哲学相信,哲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个人是政治的”,每一个人类主体都是处于多种权力和身份关系中的差异的、具体的社会存在。由男性主宰的传统哲学并没有提供普遍的视角,而是特权人的某种体验和信仰。这些体验和信仰深入到所有的哲学理论中,不论是美学、认识论还是道德和形而上学。因而,女性主义哲学试图在哲学方法论中增添一个新的维度——“性别分析”,但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要在哲学领域开辟一条女性路线,而是要消除各种哲学理论范畴中的性别歧视和二元对立成分,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哲学领域,因为传统哲学只讲了半边故事,而女性的哲学研究或女性主义哲学则强调不同人由于生活体验和具体情境而产生的哲学洞察力,力图弥补传统哲学在“普遍

^① Trio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Routledge 2001, p. 128.

性”和“人类性”外表下的女性和边缘人的缺席。其二,女性主义哲学认为,哲学不应成为理性,尤其是被性别化了的“理性”的一统天下。女性主义哲学相信,以理性或者逻辑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只不过是人为的规则而已,无法具有普遍的人类有效性,只有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情感和关系体验才是具体的和真实的。“始于女性的视角,哲学不再需要一针见血,而在于通过经验的遮掩进行思考的漫步。不是为了使事实昭然若揭,而是为了揭示它们模糊的边缘。”^①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女性主义哲学要以“经验”、“情感”、“体验”等方式取代传统哲学中的“理性”霸权,而是敞开人类的哲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呈现出无尽丰富的哲学思维样式,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原本就如同四季一样没有任何羁绊的,在时空上无限伸展,无限变化的。倘如有人说,“如果四季不规则,人就不能思想。人们首先就忘记了,它们是不规则的;他们忘记了,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世界,规则一词没有意义。最后,人们忘记了,如涉及一个无限且无限变化的世界,说它会不同于它所是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②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其“大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以理性或理性之外的其他方式从事的“人类精神的反思”,就其反映人类精神本真的样式来说都属于哲学领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女性的哲学研究和女性主义哲学。其三,女性主义哲学也汲取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异质和差异的思维成果,强调哲学是差异的和多元的,而不是普遍的和单一的话语。女性主义哲学需要记录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人们不同的体验和话语及其对于它们的哲学反思,并把这些差异的体验和话语看成是某种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产物,相信它们在每一时代都构成独一无二的哲学形态。毫无疑问,这些体验和话语是存在性别差异的,但从根本上说,性别差异的体验和话语也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因为作为它们根基的性别不是生物学性别(Sex),而是社会性别(Gender)。

当人们真正准备开始在哲学领域倾听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声音时,或

① Jeffner Allen ed., *The Thinking Mus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

② [法]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薇依早期作品选》,徐卫翔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许多少会感觉到失望,因为女性/女性主义的哲学故事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它无法在传统哲学意义上获得一种普遍性,而只是具有局部的意义,这或许也是当代许多主流哲学家提出“妇女哲学家存在吗?”“妇女哲学存在吗?”以及“女性主义哲学是哲学吗?”等问题的缘由。伊丽格瑞在分析女性的欲望时曾谈到,女性的欲望是不可言说的。对于理性和逻辑而言,女性在表达自己欲望时的不可理喻、心气浮躁、变幻莫测和东拉西扯近乎于疯话。当女性说出什么来时,那已经不再是她想说的意思了。诱使女性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使她通过重复以澄清意义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她们已经不在人们可以惊吓她们的那个话语机器里了。她们已折回自身,而“在她们自身里面”意味着在沉默的、多样的、弥散的触觉私处里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女性主义的哲学故事在许多人看来不像是哲学的原因——讲者和听者本来就不在同一个“话语机器”里。然而,在崇尚宽容、多元和开放精神的后现代哲学话语时代,即便女性/女性主义的哲学故事由于思维混乱和语言繁杂琐碎使听者无法获得一种逻辑和内在的一致性,人们也依旧需要倾听,因为这不仅体现出听者和当代哲学恢宏的气度和美德,也是要给讲者一个机会。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和面对他人讲故事时是不一样的,只有在讲给别人听的故事中,讲者才会慢慢地懂得自己要表达什么,以及应当如何表达,并有希望形成人们期待的一种逻辑和内在的一致性。在以往的哲学史上,女性/女性主义的故事多半是自言自语的,没有对话,更少有来自主流哲学世界的反馈,这也许是女性/女性主义一直处于哲学的边缘领地,从而无法带动人类对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全面的反思,讲出完整哲学故事的原因。

有幸的是,这是一个希望和能够倾听的时代。同其他学科相比,或许哲学作为男性堡垒的历史更为悠久,对于人类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因而,在这一古老的领域倾听和接受不同的声音也更为缓慢和艰难。但毋庸置疑的是,连同本书在内的一系列女性主义哲学成果将为哲学世界真正敞开胸襟接纳女性/女性主义思维撬开沉重的历史大门,而这将对人类思维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我们今天根本无法估量的影响。

肖 巍

二零一零年正月于清华园

前 言

本书作者接受了一项尤为紧迫的任务，被要求为整个哲学领域的女性主义争论，以及她们自己所做的贡献提供一个读本。我们感谢她们所有人，感谢她们提供了论文，感谢她们的灵活性，感谢她们一直以来所投入的热情和勇气。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希拉里·加斯金对此计划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我们的同事克里斯·贾纳威建议把加布里特埃·蒙特(Gabriele Münter)的绘画作品作为本书的封面(编者按：中文译本没有使用原版封面)。

让本书更具影响的因素显然来自它的全部注释，以及在进一步阅读名单上出现的许多著作。当女性最初开始对于哲学做出独特的女性主义贡献时，她们的著作得不到来自惯常的制度结构的支持，而且通常也没有以文字印刷的形式记录下来。通过女性在政治和实践方面的努力，女性主义开辟出自己进入学术领域的道路，正是这些女性在知识和专业上的无畏精神使得多种如同本书一样的著作的问世成为可能。这本国际性合作的成果或许暗含着对我们两个人特有的、更具地方意义的影响。我们应当记住“英国妇女哲学学会”(UK Society for Women in Philosophy)的贡献，以及它的那些一直致力于奉献的核心成员。

米兰达·弗里克 詹妮弗·霍恩斯比

编者简介

米兰达·弗里克 伦敦大学希斯罗学院哲学讲师，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著有*Epistemic Injustice*。

詹妮弗·霍恩斯比 伦敦大学博克贝克学院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等。著有*Action, Simple Mindedness*等。

译者简介

肖巍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及博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主要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北京出版社1999年）、《女性主义伦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译著主要有《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伦理学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合译）、《论历史》（三联出版社1991年，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再版）、《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再版）等。

宋建丽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 现在厦门大学哲学系任教。

马晓燕 南开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现在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

目 录

译 序 女性与哲学:倾听不同的故事	肖 巍 1
前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古代哲学中的女性主义	
——希腊理性主义中的女性主义	10
第二章 精神哲学中的女性主义	
——人格同一性问题	31
第三章 精神哲学中的女性主义	
——反对物理主义	54
第四章 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	
——以梅兰妮·克莱茵为例	76
第五章 语言哲学中的女性主义	
——沟通话语行为	96
第六章 形而上学中的女性主义	
——对本性的讨论	117
第七章 认识论中的女性主义	
——排除和客体化	139
第八章 认识论中的女性主义	
——非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主义	160

2 女性主义哲学指南

第九章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	
——澄清偶然性和强制性的意义	183
第十章 政治哲学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的差异	204
第十一章 伦理学中的女性主义	
——自主性的概念	228
第十二章 伦理学中的女性主义	
——道德证明	250
第十三章 哲学史中的女性主义	
——对传统的汲取	271
参考文献	291
索引	303
译后记	307

导 论

米兰达·弗里克 詹妮弗·霍恩斯比

1

这本《指南》与这一系列中已经发表的著述不同。在先前的系列中，每一本都论述一位男性哲学家，而本书把女性介绍进来，并且引入一个主题而非一位权威。在允许这种差异的范围内，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与其他《指南》保持一致：本书由一支活跃在国际女性主义学术前沿的哲学家团队所撰写的新论文构成；这些论文也是为非专业人士写作的，因而这本文集能被当做对于这一领域的介绍来使用。我们试图把本书设计得能为在自己的学科方面，对于女性主义地位感兴趣的哲学系学生和教师提供有益的帮助。

这本《指南》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目的。它意图增强女性主义思维对于哲学潜在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正如在过去 20 年里妇女研究系和性别研究系已经成长起来一样，也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著作以女性主义哲学为题发表。根据我们作为哲学系成员的经验，哲学系的学生与教师发现难以把许多这样的工作与自己的项目联系起来。有必要更为明确的是，女性主义关切如何能够对哲学产生影响。进而使“纯粹的”哲学家不太会感觉到与他们目前会忽视的工作失去联系，在哲学与女性主义已经产生影响的其他学科之间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学科间的联系。

在这篇导论中，我们大致地强调女性主义如何能够对哲学产生冲击的问题。我们多少也谈到一些本书的结构和基础。我们希望通过解释为什么我们既不想强调把女性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分离的和不同的哲学学科，又不为女性主义哲学取代哲学的能力进行争辩来说明自己关于女性

2

主义在哲学中角色的看法。我们也希望把这种工作置于促进其产生的政治运动,以及它试图带来的哲学话语的背景下。

人们也许会问,是否女性主义哲学已经带来与一直在很大程度上由男性而非女性创造的哲学的差异。女性主义者注定要提出这一问题。就哲学成为自己批判反思的对象来说,女性主义者坚持把哲学家看成特定历史中的社会存在。这种问题带来完美的好感觉,甚至对通常拒绝女性主义历史化观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吉纳维夫·劳埃德(Genevieve Lloyd)的《理性的男人》20年前问世¹,带来一个颇有影响的争论过程。劳埃德的核心主张是,哲学家的理性概念一直倾向于与文化上的男性概念相结合,理性从文化上被想象为与女性相关的直觉和情感形成对比,并且要优于它们。当人们把性别同对于理性官能的这类理解联系起来看待时——理性通常被看成足以使人成其为人的官能——他们也逐渐地受到性别对于个体人类主体性哲学概念的影响,无论是以思想者、行为者、讲话者还是探求者的角色都是如此。人们可能同意这种说法——哲学的伟大主体应当在“我们”是全人类的意义上与我们相关。但是,当人们承认“男人”与“理性”的联系时,有可能认为强调这些问题的男哲学家事实上并非总把每一个人包括在他们的“我们”以及他们的“我们的”中来。尽管哲学家对“我们”认识什么,或者“我们”如何关联“我们的”身体的说明意图得到普遍应用,但是人们依旧能够质疑这些作者的概念是否真的如同他们普遍主张探求的那样在社会上和历史上是中立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也以传统哲学本身的“中立性”术语去抓住问题。从哲学内部出发,人们可以到达一个关于男性偏见问题的发源地。

3

女性主义自己的出发点并不倾向于这种中立观点。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人类主体都是社会性的具体而差异的存在,女性主义者鼓励对任何特定的普遍性主张提出怀疑。当然并非只有女性主义者才承诺主体的社会特殊性。其他政治理论观点同样能够强调人类具体的社会特征。如果女性主义视角有什么唯一性的话,那就是它或许在坚持性别意义方面是唯一的。但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女性主义视角如何试图接受更多的观点,迅速地达到哲学本身可能独立达到的程度,只要它允许自己的文献由现

实中的人来写作。特定哲学的反省特征——假定哲学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相联系，它的作者便成为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对哲学家自我意象的质疑就不能仅仅存在于哲学之外。

当一种哲学理论的性别意识形态面纱被揭去时，这一理论便暴露出男权主义。同自己的意欲相比，这一理论或许并不那么精致和完整——或者当一种仅仅记录了男性体验的说明被当成全人类的主张提出时，它简直就是错误的。但在不同的意义上，当一种理论的普遍化被当成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女性的排除时，这种说明也可以被谴责为男权主义的。这种谴责可能被当做一种精神分析的主张提出来，例如依据这样的主张，某种哲学思想倾向可以依据男性哲学家的潜意识来诊断，反映出一种排除性的男性心理（见本书中苏珊·詹姆斯一章）。或者这种谴责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主张提出来，据此一种倾向是由相关于“哲学想象”²的作用来诊断的，而它来自具有男性特征的社会体验。一些女性主义作者认为，所有哲学都排除或者把符号意义上的女性置于从属地位，所以她们把全部哲学事业都视为不可救药的男权性质的。她们的观点是一种激进主义看法，依据这种看法，女性主义的任务是找到对于哲学的一种替代——女性的哲学。³

显然，这种激进的看法并非是我们的观点。（本书没有为这种激进观点保留空间。）但是，我们与这种激进观点分享一种信念——女性主义视角能够通过介绍由生活体验所获得的洞察力带来启蒙。哲学反思一直是以对于人们通常如何行为，或者在特定情境中人们想什么，说什么，意欲什么，打算什么诸如此类背景的直觉和假设为条件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可能事实上是以在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实践者中达成的共识为条件的，有可能存在着其他群体寻求自身方式的新争论。⁴ 不论在哪里，女性主义的洞察力都对普遍直觉和假设提出挑战，这都将对哲学产生冲击。我们赞成本书第一章中萨宾娜·罗维邦德的看法，“女性主义思想与其话语环境的关联”能够根据纽拉特之舟（Neurath's Boat）来把握，即“无法找到一个港口，安全地排除故障，而不得不驶出后在海面上得到修补。”因而，女性主义成为正在进行的，决定哲学历史发展以及其自身历史含义的修补工作的批评动力之一。

正如本书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哲学中的女性主义观点指导我们编辑这些章节。我们认为,这里呈现的工作是证明把女性主义作为内在于哲学探讨中的激进能量的知识价值。我们拒绝使用更具有派属性的“女性主义哲学”作为书名,一方面是因为同它所建议的相比,我们自己的事业更有限定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书名能导致误解。有时人们会假设,“女性主义哲学”或者像“政治哲学”一样必然命名一个学科领域,或者代表着某种意欲对哲学提供补充的东西。但是,至少如同我们所理解的“女性主义哲学”一样,它代表了由女性主义预示的哲学;正如女性主义对于不同的哲学学科领域带来的冲击一样,女性主义也有着不同的关切。

哲学中的女性主义是对女性主义如何与哲学关联的一种理解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任何独断的女性主义概念的产物。例如对于本质论的思考方式来说,一位女性主义者或许是敌对的,也或许是有同契的;她可能采纳女性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把社会性的雌雄同体作为女性主义的目标,或者认为它应当力图开辟性别差异的文化与知识空间。在类似这些问题上,没有党派路线可走。实际上我们希望这种结合展示出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主义。把这本书统一起来的是我们的哲学概念,以及我们关于女性主义与哲学关系的概念。

也有其他的与我们不同的女性主义与哲学关系的概念。我们的概念并不是唯一有成果概念的观点显然是从在“女性主义哲学”名义下发表的大量不同著作得出的,这一女性主义哲学是由不同概念来说明的。例如上面提及的那种“激进”观点把女性主义哲学使命看成找到一种与无可救药的男权传统相对的,真正的女性对抗物。也有后现代主义观点把女性主义的任务看成是让哲学实现本来目的,为某种更令人向往的,或许是更有文学性的话语开辟道路。尽管本书并没有包括得出这些观点的著述,但一些章节中也包括了与它们的对话。或许这种对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解释性别和性别差异的哲学含义。然而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希望达到的重要目标是,在提供其内容和组织结构在于促进一个特殊观点版本的同时,鼓励在女性主义与哲学关系的不同概念之间的持续争论。

我们的哲学中的女性主义观点也来自一种志向:女性主义的贡献应